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BAIHUA YANJIU

白桦研究

陶广学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白桦研究

陶广学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桦研究 / 陶广学编著. — 郑州 :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2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ISBN 978 - 7 - 5649 - 1903 - 0

I. ①白… II. ①陶… III. ①白桦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2001 号

出 版 人 张云鹏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舒恩敏

责任校对 郭一琳

封面设计 郭一言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室
电 话 0371 - 60993151 (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0371 - 86059753
网 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诚丰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420 千字
定 价 68.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编选说明

从最初动议到确定方案,再到最后完成,这套“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历时一年有余。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整合。首先,编著者必须通读该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文学作品、散文随笔、演讲报告、文艺批评等等,形成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判断,这是编选作家研究资料的基础和前提。然后收集研究资料,要求尽可能全面详尽,网络、期刊、报纸、杂志、著作、作家本人及其亲友、故交等各种途径、各种渠道,越全面越好。最耗时、最费力、最艰苦的工作是资料的分类、甄别和遴选,它体现了编著者的眼光、立场、态度和学养,决定了研究资料的分量和品质。典型性、历史性、多元性是我们选文的基本原则,力求覆盖作家不同时段、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品,兼顾专家批评和新锐批评,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态和文化场域。总之,整个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全是笨功夫、苦功夫。尽管如此,其疏漏之处肯定不少,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研究资料共分四大部分,即作家“自述·访谈·印象记”、“研究论文选辑”、“作品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研究论文选辑”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先总论、后分论,同一“问题”相对集中,体现逻辑性和层次感,并努力体现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进程。对入选的文章,为了出版方便,作统一技术处理,删减了摘要、关键词,注释一律改为脚注,除对一些明显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的疏误作订正外,其他方面包括注释的不完整、不规范,词语使用的不当等,则依旧保持原貌。“作品年表”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整理收录,截止时间为2014年7月。只列入作品的首发、首印,作品的再版、转载不列入年表,海外翻译版本尽可能列入年表。期刊、著作均按年、月排序,报纸具体到日期。重要散文、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列入作品年表,但作家编辑的书目、研究资料等均不列入。“研究资料索引”包括单篇学术论文索引、学位论文索引、研究专著索引三部分,截止时间同样为2014年7月,均按刊发/出版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编委会没能与选用论文的作者一一联系,丛书出版后,将赠书一本,以表歉意和谢意!且本书用于学术研究而非商业目的,想学界前辈、同人亦能理解支持。在此真诚致谢!如需稿费,请与编委会联系。

编委会

2014.10.31

总 序

程光炜 吴圣刚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为多样、多态发展的趋势。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和重要构成。之所以称之为“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是因为它呈现出群体性,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是孱弱的,没有独立呈现的分量。相反,正是一个个有分量的个体组成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姚雪垠、叶楠、白桦、李准、张一弓、南丁、田中禾、张宇、郑彦英、李佩甫、二月河、周同宾、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李洱、柳建伟、孙方友、墨白、邵丽、乔叶、计文君等等,每位作家都有不凡的创作业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是文学中的“这一个”。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不是核心地带,但在历史、文化地理图上却是积淀深厚的重镇。这里也在接受全球化的荡涤,也在搭载现代化的快车,但这里与中国当下的经济前沿存在着距离,呈现着现代化的滞后性。因此,河南在时代的节奏中存在着“时间差”。这使得中州大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还氤氲着农业文明、历史文化的气息,也使得中原儿女在这种相对的“慢节奏”中对历史、现实和文化进行思考,精神和灵魂回归这片土地,并以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着多种表达。走进历史,走进中原文化,是豫籍作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身居河南的作家还是移居他乡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仍然栖居在家乡故土,并用他们敏感的触角细腻地联系和感受着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他们精神发生的原点,河南历史和家乡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对于这些河南作家来说,似乎只有这片故土和其中的点点滴滴才能够激活创作的灵性。正如阎连科所说:“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①正是在这种表达中,作家们完成了自己的一部部皇皇巨著,成就了当代河南文学的气象大观。

^①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 <http://v.book.ifeng.com/book/ts/7332.htm>。

“中原作家群”不仅是河南的文学现象,也是全国的文学现象;产生于中原大地的河南文学,早已超越了这一区域空间。无论是二月河、李佩甫的作品红遍全国、传播域外,还是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李洱的作品的海外影响,都说明豫籍作家的作品是全国性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分量。这足以构成河南自己的文学史。关于河南文学和“中原作家群”研究,近十年来,随着作家作品的动态性呈现,更多表现为个案化的文学研究,而当代河南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则不够。这一方面与河南的经济实力及其对文化提升、带动能力的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界、文学界对河南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化地理学上的地位认识不足有关,特别是与本土学界的研究、推介的成绩有关。弥补这一不足,是一项浩繁的工作,但起步必须从基础开始。

资料整理无疑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学术界目前关于河南作家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准研究资料》、《姚雪垠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种。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阐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孙荪的《文学豫军论》等,该文系统性地评述了“文学豫军”的由来、构成及文化特征。二是“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刘增杰主编的《精神中原》以论文集的形式综合了学界对于中原作家群整体把握和作家研究的成果;张鸿声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则是系统描述当代河南文学发展的第一部史著;梁鸿的《“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以“外省”的视角考察河南文学,从文化的角度寻觅和审视河南文学;何弘的《超越还是重复——中原文学论稿》试图对“中原作家群”或中原文学作出一个整体性的描述。这些研究对于解说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是必要的,但都是初步的,特别是对“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和整体性特征的研究,远未形成对“中原作家群”完整的、核心的解说,更没有评估、揭示出“中原作家群”的应有价值。因此,就需要有人真正深入下去,沉入到纷繁的资料中去,耐心、细密地梳理,把那些能够反映和体现作家创作实绩、作品价值和当代河南文学整体面貌的资料整理出来,形成完整、系统的当代河南文学的资料体系,为文学史的生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一些老师近年来致力于河南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向和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一所本土的有长期人文积淀的高校,研究河南文学、推动河南文学发展是应有的责任。2013年起,文学院整合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和写作学等学科的十几位教授、博士组成研究团队,集中开展当代河南文学研究。这个团队以博士为主,中青年结合,队伍整齐,潜力很大。他们首先从资料整理开始,扎扎实实开展研究工作。第一辑选取“中原作家群”中影响最大的15位作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出《白桦研究》(陶广学讲师,

扬州大学博士)、《张一弓研究》(吕东亮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田中禾研究》(徐洪军讲师,上海大学博士)、《张宇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李佩甫研究》(樊会芹讲师,江苏师范大学硕士)、《二月河研究》(吴圣刚教授)、《刘震云研究》(禹权恒讲师,武汉大学博士)、《阎连科研究》(方志红副教授,四川大学博士)、《周大新研究》(沈文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刘庆邦研究》(杜昆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李洱研究》(王雨海教授)、《墨白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李群副教授,河南大学硕士)等13卷,资料选编力求翔实、准确、有代表性。第一辑告罄之后还会启动第二辑,甚至第三辑,目标是把“中原作家群”主要作家的资料完整、系统地拓展出来,真正为当代河南文学的深化研究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由于编选者的眼界、学识、水平有限,疏漏、不足,甚至差错定然存在,敬请学界批评指正。

目 录

1 编选说明

- 1 程光炜 吴圣刚 总序

自述·访谈·印象记

- 3 白桦 我们创作的基点
- 5 白桦 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
- 12 白桦 文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 19 白桦 作家的使命感与文学的未来
- 22 白桦 我们的自信
- 25 白桦 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创作《曙光》所想到的
- 39 白桦 《吴王金戈越王剑》创作断想
- 42 白桦 五点和诗有关的感想——在诗歌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 50 白桦 诗的逃避与被逃避
- 52 白桦 由衷的、有感而发的歌唱——《今夜星光灿烂》拍摄前和谢铁骊同志的谈话
- 62 白桦 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
- 65 白桦 关于《孔雀公主》
- 67 白桦 给电影提供坚实的文学基础
- 74 白桦 我和胡风短暂而又长久的因缘
- 88 白桦 我相信守望底线
- 91 白桦 潘志兴 对话——巨著、探索与传统
- 96 朱竞 白桦 花丛中的礼炮
- 99 鲁豫 白桦 白桦,真正的诗人
- 104 朱健国 白桦珠海说孤独
- 117 香港《文汇报》记者 白桦:文学创作必须自由
- 120 夏榆 “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学”——专访作家白桦
- 127 白桦 王妍丁 白桦与王妍丁的QQ访谈
- 130 白桦 张鸿 白桦座谈创作与人生

- 144 白桦 郑丽虹 白桦:文学对人性的解剖最深刻
- 148 白桦 曹可凡 可凡倾听:白桦,今夜星光灿烂
- 154 李钦 白桦——多思、多才、多产的作家
- 156 孟涛 自由个性美学——白桦对电影的思索
- 159 孙振亚 投军路上遇白桦
- 163 王安忆 诗人白桦
- 164 周孟贤 白桦:在寂寞的这边

研究论文选辑

- 169 谢冕 孔雀已经归来——论白桦的诗
- 176 沈栖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宣言——读白桦长诗《从秋瑾到林昭》
随感
- 178 陶汉章 一个写路线斗争的好戏
- 181 张国军 光彩照人——试谈话剧《曙光》贺龙形象的塑造
- 185 薛宝琨 悲剧的力量——看《曙光》想到的……
- 188 崇龙 革命斗争的真实反映
- 193 冯牧 让灿烂的星光照亮人们的心——和青年朋友谈《今夜星光灿烂》
- 197 浦人 革命和青春的颂歌——影片《今夜星光灿烂》观后
- 199 高立志 崔莲英 一首抒情的赞歌——《今夜星光灿烂》的艺术特色
- 202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 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
《苦恋》
- 210 唐因 唐达成 论《苦恋》的错误倾向
- 219 张光年 1981年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
- 234 史中兴 一篇批判《苦恋》文章引发的风波
- 238 马达 《文汇报》拒绝转载批判《苦恋》文章内情
- 244 徐庆全 《苦恋》风波始末
- 256 柳萌 《春天对我如此厚爱》发表后——20年文坛亲历记
- 261 顾骥 史笔·哲理·诗情——《吴王金戈越王剑》散论
- 265 林克欢 历史意识与道德批判——评《吴王金戈越王剑》的重大不足
- 269 张维 不能把古代神话现代化——对影片《孔雀公主》的意见
- 274 张仲春 白桦、叶楠剧作艺术风格比较
- 284 唐葆祥 匠心独运谱新歌——读白桦《霓裳羽衣歌》
- 289 季元龙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读中篇小说《啊!古老的
航道!》

- 297 李清霞 浓缩的历史 深广的蕴藉——重读白桦的《呦呦鹿鸣》
- 304 蓝 芒 文学呼唤激情和想象力——读白桦《蓝铃姑娘》小说二题
- 308 刘千秋 文明人的“野蛮”与野蛮人的“文明”——试析《远方有个女儿国》的反乌托邦叙事

作品年表

- 317 白桦作品年表

研究资料索引

- 339 白桦研究资料索引

- 345 编后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我们创作的基点

白桦

我们为什么写戏、写诗、写小说？这个问题是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明白，光讨论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该歌颂还是该暴露？历史题材还是现代题材？……都无法谈清楚。有些理论家不谈这个创作上的最基本点，而离开生活实际和创作实践，用一些貌似革命的词句要求应该写什么和不应该写什么，应该歌颂还是应该暴露，历史题材重要还是现代题材重要，实际上这只能引起混乱。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已经是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了。“四人帮”误了一代人，其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最近，某些人公然振振有词地把和林彪、江青炮制的《纪要》极其相似的观点和语言拿出来吓人，就是明证。我们不能再误下去了！我们之所以走弯路，首先是没有把为什么写戏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搞清楚。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对今天的生活表态，不是为了促使人类社会的前进，促使经过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完美，我们写戏干什么呢？古今中外有价值的作品，无一不是由于反映了作家那个时代的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戏剧是要通过舞台直接向观众讲话的。今天的观众在台下一听就知道这个作家的态度，是在说真话还是在说假话？观众完全可以看透作家的心灵。像“四人帮”那样用强权来迫使观众在剧场里听那些味同嚼蜡的假话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个人和小集团都不能使我们为他们的利益去说谎了！这是听了多年谎话之后再听到谎话就作呕的观众所决定的。很遗憾，至今却还有人试图说服或吓唬剧作家不要去揭示生活本质的真实，而给作者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忘掉一切吧！只管向前看。真正熟悉和理解生活并经历过坎坷的剧作家完全了解现状，不仅要向前看，还得向左向右看，有时候向后看看也是必要的。因为很多惨痛的教训至今都没有被认识，有些人还在同一个方向从背后捅刀子。我国人民的确一直都是热情洋溢地往前看，向前进，即使跌一跤，又爬起来继续前进。如60年代初，善良的人民怎么知道，正当我们勒紧腰带，以十倍的努力克服由于天灾和人祸造成的困难的时候，正当我们刚刚又有了温饱，并取得较大成就的时候，“四人帮”一伙已经开始为他们的篡党夺权密谋于暗室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就那么容易吗？进军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吗？不！远远不是！今年春天不是又刮了一阵不大不小的冷风吗？有些人不是已经把棍棒举起来了么？有些整人的文章不是已经写好了吗？只不过没来得及抛出

来就又风和日丽了。但那些靠打棍子才能往上爬的人还在,写好的文章只不过暂时收进抽屉里罢了。

三个月之前,一个同志问我:

“你以为这股冷风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回答说:

“一些接受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作家不会受什么影响,会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深思熟虑以后选择的路子继续前进。只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业余作者和青年作家可能无所适从,他们中的有些人为了出头,不得不去辨认风向,去适应某些错误的要求,去走那种既不需要深入熟悉和理解生活、又不能接受生活的主人——人民群众检验的创作道路。”

如果我们对生活的本质有了认识,我们的作品就要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如果我们能做到对人民和历史负责,必然也会符合党和阶级的长远利益。

创作、评论界一场关于创作方法的大辩论已经展开,而且势必会全面展开。某种谬论借行政压力左右全国创作方向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这是形势很好的证明。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现了大批作品,很多作家用创作实践有力地参加了论战。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某些人不是多次试着又以极“左”的气势和语无伦次、反复无常的论点向创作、评论界挑战吗!他们以为创作、评论界都会像几年前那样俯首帖耳、瑟瑟发抖;真是隔年的皇历看不得,引起的却是全国创作、评论界的高度警觉,真正做到百家争鸣,那种不和谐音自然就显得特别刺耳和可笑!真理将越辩越明。

谁也代替不了从垄断者手里重新夺得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们的指导,谁也代替不了给我们许多痛苦和欢乐的生活实际对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书生气少了一些,眼睛亮了些,立场坚定了些,胆子大了些!

因为我们创作的基点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原载《剧本》1978年8月第8期

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

白桦

我十分珍惜能够在第四次文代大会上发言的机会。很多同志和战友二十多年不见面,恍若隔世。很多同志和战友这些年都有一百个死的危机,只有一个生的希望,结果却活着在这里相见,在这里叙旧,在这里回顾与展望!但有些同志和战友却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记得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希望过,斗争过,他们的希望和斗争留给了我们。

我想谈几点感想:

正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我们像江河那样汹涌的鲜血冲开了一条民族生存的道路,使我们从封建愚昧的状态中醒悟过来。正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我们的战斗者才越来越多,我们的战果才越来越大,才建立起了一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的祖国有过一个多么明媚的早晨!在早晨,我们是清醒的,为了奔赴我们的目标而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那时,我们的党满怀信心,力大无穷,一呼万应!因为党扎根于人民。在我们建国之初,就是最仇视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前进了!任何外来的压力都不能使这个民族倒退,使这个国家遭到颠覆。但是,后来我们出现了倒退,出现了几乎被颠覆的危险。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愚民政策,利用人民对党和领袖的感激和敬仰,使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回到蒙昧状态之中。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首先是因为他们一步一步把科学的马列主义加以歪曲之后硬性规定为宗教主义,不允许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讨论,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去认识和发展。用专政和群众运动的手段把革命领袖制造成为神,众多的人不敢反对也不敢怀疑。直到今天,当我们反对现代迷信、提倡科学的时候,仍然遭到像辛亥革命前打偶像被众人围攻致死的情形。张志新之死就是这样。张志新烈士的鲜血使越来越多的人醒悟,但还有一些人执迷不悟,也有一些人由于自私的目的假装一副虔诚的信徒的样子。执迷不悟的人可

怜,装做信徒的人可恨!我们不得不像蚕蛹那样非常吃力地去咬破我们自己做成的茧子,才能够得到空气和阳光,才能够有生存、发展的空间。

我们曾经长时期不间断地反对过文艺作品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从未反掉过,这同样是由于文艺参与造神的结果。每一位作家、艺术家都会记忆犹新,有一个时期,作品中任何一个党的干部形象一定都要等于党。任何一个工人的形象一定都要等于整个工人阶级。最后,人,在文艺中消逝了。剩下来的当然乃是一些贫乏的概念。在做蒙昧这颗蚕茧的过程中,文艺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民族很善良,善良的人很容易轻信,一直到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人民群众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还都死记着一个公式: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局部的,是十个指头里的一个指头。甚至在相当长时期内,很多人还认为“四人帮”是真的在进行一场革命。有些本来是很英勇的战士,在敌人面前由于蒙昧而失去了战斗力。如果不是这伙反面教员,我们会有比较多的人至死不悟!百万群众在丙辰清明的呐喊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某些人认为非法吗?正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才在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正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亿万干部、群众才能得到解放;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包括那些指责别人为“缺德派”在内的不同观点的人才能够展开正常的争论;正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文艺创作才能出现今天这样正视现实的局面,第四届文代会才能召开,许多老同志才能活着在这里团聚;正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文学才有希望!

“你们想干什么”?

近一个时期,有些人对粉碎“四人帮”三年来的文艺创作形势提出了严厉的责难,经常质问:“你们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正面回答。

我们想干什么呢?我们想在我国文艺领域里恢复现实主义传统!我们想恢复文艺反映社会生活这个起码的职能!我们想让人们记住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想让人们分辨良莠、识别是非!我们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恢复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我们想让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现状,认识到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和光明。近三年来的文艺创作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些目的。那么,为什么会使得有些人感到奇怪和不理解呢?我以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长期以来“指鹿为马”,一旦真马出现反而不认识了,还把指马为马的人当做异端。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家、艺术家如果回避我们眼前的深刻的社会思想斗争,不愿意了解当前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新鲜活泼的思想,他们的作品当然没有读者。因此,这不但是我们想干什么,还有一个应该干什么的问题。我们应该掩

饰谁也无法掩饰的社会矛盾吗？我们应该去歌颂使我们付出了重大民族牺牲的愚昧状态吗？我们应该对已经绊住了我们的手脚的官僚主义保持沉默吗？我们应该去照顾与共产党毫无共同点的“一言堂”主的威望吗？人民群众不许可！你一定要这么干就干好了，只要有园地、有纸张，至于读者，就越来越少了！“四人帮”当道这一段历史长达十年，比抗日战争还要长，这一段历史如此之奇特，我们不应该思索一下为什么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赢得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不正是由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向人民说了真话吗！党是司令部，群众是战斗员，不把敌情告诉战斗员，战斗员怎么去消灭敌人，赢得胜利呢！

作家、艺术家的使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何违反历史前进规律的人给文艺施加压力，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最终是要失败的。我们不要忽视人类历史上这个极罕见的现象，研究他们的发生与发展，毛骨悚然的成功和悲惨可耻的失败。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职业像文艺家这样注定要接受历史的荣誉审判，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那个“顾问”都曾经凌驾于中国文艺家之上作恶多端，还有一些“四人帮”的御用理论家和爪牙们不是不论大小都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嘛！新中国短短三十年的文艺史，沧海桑田，沉浮变幻，可资接受的教训很多，中国的文艺家还是有几根硬骨头的，一大批文艺家被一些“左”派理论棍子打倒在地，埋葬在泥土里二十多年不是又复活了嘛！又开始发芽、开花并准备结果了嘛！种子就不怕泥土，种子埋在泥土里不是适得其所嘛！一本《重放的鲜花》说明了二十多年文学创作界的功过。历史不会埋没李白、杜甫、司马迁，但历史埋没了和李白、杜甫、司马迁同时代的显赫一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权贵！今天，许多多年不能拿笔写作的作家不是没有被消灭掉吗？许多同志的肉体被消灭了，他们的作品不是还存在吗？那些“金棍子”不是一根一根都变成了麻秆儿了吗？三十年的文艺评论有几篇不加修改今天还能印发给我们一读的呢？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当然，这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谁也不会去追究个人的责任。但必须正视这个历史的大曲折。

今天，党中央和人民给了文艺家一个基本的权利——陈述自己观点的权利。全国人民都参加了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文艺问题的争论。有人民群众的声音就能保证真理愈辩愈明。最近关于“歌德与缺德”的讨论，对于文艺界的同志，对于全国人民都是有益的。如果我们不首先把“德”的概念搞清楚是无法进行讨论的。有些同志至今都分不清“四人帮”和党的界限，分不清马列主义与冒牌的马列主义的界限，分不清人民的利益和特权的界限。他们把“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一切祸国殃民的毒瘤当做马列主义固有的肌体来维护，不许碰，一碰就是反党、缺德。张志新同志看出了我们党的肌体上的毒瘤，被认为是谋杀革命的罪犯而被处死了。正因为张志新同志对党、对马列主义、对人民爱得至